

思念被中秋的月光绊倒

(外一首)

■罗裳

汇聚了多少目光
今夜的月亮
才能如此明澈

承载了多少思念
遍地的月光
才会这般温润

明月在我眼里打转
垂落一滴滴晶莹的乡愁
漫延成忧伤的河流

恍惚间,我看见家门前母亲的身影
仿佛一朵瘦小的桂花
在月光下被风缓缓吹动

在异乡奔波,注定
思念要被中秋的月光绊倒
加重夜晚的暗伤

我请求,盛大的月光啊
你要把天下的游子都照得温暖些
像母亲的灯盏那样

童年的月饼

母亲烙了一个月饼
用完了
布袋里仅有的面粉

那个月饼,看起来
又小又单薄
仿佛童年的我

月饼的香味
在浩大的月光里汹涌
差点掀翻院子

母亲把月饼切成三份
大半块给我,一块给父亲
最小的,留给自己

我看见,母亲背过身
埋头舔舐
刀锋上残留的甜

月饼、桂花树与酒

(外一首)

■季川

必须有一块块月饼里的甜蜜
与日子里我们尝过的滋味
一模一样
必须有住在广寒宫里的嫦娥
与我们俗世里坚守的爱情颜色
完全吻合
必须有一场桂花树下的豪放
才能与李白一样无拘无束
对饮成三人
必须有一次山高水迢的奔赴
才能无惧风雨雷电的阻隔
抵达你的怀抱

必须持续地爱、热烈地爱
才能明白爱的真谛
才能懂得泪水里的银光闪闪
必须借助这月光、这皎洁
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和理由
才能看见牵挂的人与炊烟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总有一轮明月当空照着
总有一场思念如数家珍
总有一次等待望眼欲穿
回家的路有千条万条
而最动人的就是
泪水慢慢铺就的那一条

每一个中秋,我们都在
团圆的呼唤下集结
每一片月光,我们都在
喃喃吃语中咀嚼过
每一次归途,我们都在
千山万水里跋涉了

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那是我们可以栖息的港湾
炊烟袅袅五谷丰登的故乡啊
那是我们心灵的家园
那么真切,那么纯粹啊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此心安处是吾乡

■纪栋

其实,置身于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心中那一片最柔软的角落里,藏着哪些过往、念着哪些旧人、记着哪些因思念而氤氲的忧伤。中秋佳节,团圆或许并不是唯一的主题,也永远不会是对中秋画面唯一的描绘,人生海海,相逢总是短暂,离别才是生命的永恒。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将至,对于无数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团圆或许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每当月圆之夜,打开窗户,让秋天夜晚的微风拂过,遥望天空,那皎洁的月光洒在窗台上,怀着忧思去静静地思念,仿佛又能看见那些生动的面孔,回想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在某一瞬间,他们甚至已然站在了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继续过那没有过完的生活,说那没有说完的话,和我们一起吃着月饼,沐浴着月光。

时光易逝,岁月催人老。正如古人所云:“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秋之后,今年便已经过去一半多了,想起所遇到的人和事,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恍然还在眼前。我们依仗着年轻,肩负着梦想与情怀,只身一人便踏上了通往远方的路,却从未想过归途。我们望着农历八月十五夜晚的月亮,也许会觉得在外漂泊的日子总是那样不尽人意,总会于此时想起故人、念起家乡。而那份来自月圆之夜的问候,我们收到的永远是鼓励与祝福,并且令人坚信只要心怀感恩与思念,我们便能将不同的时空连接在一起,即使孤身一人,也仿佛有他们陪伴。而当有所念之人的陪伴时,无论走到哪里,他乡便也化作了故乡。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在他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道出了他对身处逆境却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的赞美,也表达了他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常常羡慕这世间如玉雕琢般的男子,就连上天也怜惜他,赠予他轻盈柔美的佳人与之相伴。人人称道那女子歌声婉转,笑靥如花,风起时,那歌声如飞雪飘过炎热的夏日使周遭变得清凉。

我们沐浴着日月之光,见证着世事沧桑,经历着不同的喜怒哀乐、苦楚离别。有些人会永远地离开我们,有些相遇却也早已注定,只要我们保持思念,我们就始终不是孤身一人。我们不会因为生活的艰难困苦就此放弃生活,我们也不会因为身处异乡无法团聚,就忘记陪伴、忘记怀念。其实,置身于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心中那一片最柔软的角落里,藏着哪些过往、念着哪些旧人、记着哪些因思念而氤氲的忧伤。中秋佳节,团圆或许并不是唯一的主题,也永远不会是对中秋画面唯一的描绘,人生海海,相逢总是短暂,离别才是生命的永恒。我们念着旧人、带着未来的祝福,在夜里辗转反侧,思绪纷飞,幡然醒来,明月已西斜,思念洒落一地,回过神来,心中却莫名多了几分安定与淡然。在这皎洁的月光下,漂泊的我们终于可以安眠,举头望明月,忽觉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小巷的灯光

若琿摄

故乡中秋月最圆

■岳秀红

月亮很快升起来,清涼涼的月光洒遍我全身。我的火气在月光中挥发了,我的眼泪一颗颗扑簌簌洒。远处有人吹笛,是十五的月亮。凄凄的笛音和清涼涼的月光一道浸入我年轻的心。

在我工作的离故乡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很少看见月亮。今晚加班回家,无意中抬头,居然望见天空圆圆的一轮满月。蓦地记起:又一个中秋到了。一瞬间便惊觉漂泊在异乡的自己早瘦了,瘦成弯弯的月牙了。但故乡中秋的月亮肯定是圆圆满满的吧,饮着我乡愁和思念的故乡中秋月亮,饮着我思乡泪和怀乡诗情的故乡中秋月亮,今夜请照耀我吧,以你的清辉,洗去我游子的疲倦和忧

不再想起“疯老头”

■张向东

每天下午,集市差不多散去,老王的身影一准儿出现在集市上。他穿着一身帆布工作服,推着一辆铁斗车,车上放着一把铁铲和竹扫帚。他先把散落的菜叶等垃圾扫成一堆,再用铲子铲在斗车上,用力推着车到镇上集中倒垃圾的地方倒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镇。小镇平时鲜有外人来。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小镇附近修大电站,小镇成了后勤基地。不久,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几千名工人陆续来到镇里,小镇天天车来车往,人声鼎沸,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小镇有个不大的集市,地面是泥巴路,逢周六赶集。镇里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赶集的老规矩已在悄然间被打破,变成天天赶集,集市的人摩肩接踵,热闹得很。集市散去,散落在地上的菜叶等垃圾很多,清扫成了最烦人的事。刚开始,镇

愁。让我披着月光的轻纱,飞回故乡,飞回故乡中秋月夜的温馨和柔美,飞回那些清醇甘美忧伤多味的记忆……

是在故乡老家的院坝,故乡的中秋月亮,曾照着儿时的歌谣。一条条木凳围着圆圈,奶奶坐在竹藤椅上教我唱关于月亮的歌谣,我和哥哥姐姐还有邻居小伙伴拍手唱着:月亮婆婆,烧个馍馍,你吃瓢瓢,我吃壳壳……奶奶教了歌谣,又给我们讲有关月亮的故事,讲月亮上的桂花树,讲月亮上的嫦娥和吴刚,讲嫦娥美丽忧伤的爱情。于是儿时的梦里,我们经常吃到月亮婆婆给我们烧的香香的馍馍,还是美丽的嫦娥仙子给我们小娃娃分发哩。

是在宽宽的堰埂,故乡的中秋月亮,曾照着我儿时的恐惧和无助。那年爸爸生病住院,妈妈不得不亲自服侍。中秋节那天家里只有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小娃娃。晚上,天慢慢黑下来,妈妈仍没回家。我们

三个小娃娃偎坐在一起,眼泪汪汪地哭叫着爸爸妈妈。没有人应声,堰塘里的青蛙不管不顾呱呱叫着。哭了很久,我哭累了,转头看堰塘后面我家的房屋,看见堰塘里已经有一个圆瓷盘大的月亮。再抬头望天空,圆圆的中秋月亮笑盈盈地注视着我。我手指月亮:姐姐哥哥,月亮婆婆在陪我们哩。

是在那羊肠子山道,故乡的中秋月亮,曾照着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在县城读高中的我回家办事必须第二天赶回学校,客车车次极少,不容易买到车票,爸爸妈妈便半夜起身陪我到集镇赶第一趟早班车。爸爸妈妈轮换着背一大袋够我在学校吃两个多月的米,我带着自己的书和衣服,我们没有打火把,因为有中秋的月光为我们照明。我们缓缓地走,月亮也缓缓地走。我们走一阵歇气了,爸爸妈妈都出着粗气。我看见月亮也歇下了,好像也出着粗气。爸爸在旁边说:“老么,家里穷。你要好好

读书,争气考上大学!”我点了头。爸爸笑了,远远的月亮好像也笑了。是在那低低的山丘,故乡的中秋月亮,曾照着我少年的郁闷。高考落榜了,是复读还是去打工?虽然开学了我拿不定主意。中秋的晚上,我一个人悄悄跑到山丘,呆呆地坐在石头上。我听见妈妈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但没有应声。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失落,也有一股不知如何发泄的愤怒的火。月亮很快升起来,清涼涼的月光洒遍我全身。我的火气在月光中挥发了,我的眼泪一颗颗扑簌簌洒。远处有人吹笛,是十五的月亮。凄凄的笛音和清涼涼的月光一道浸入我年轻的心。

这异乡的中秋月亮缓缓移动着,和我漫长的思绪,和我浓浓的乡情。故乡的中秋月亮,如果你是有知觉的,今夜请用你的清辉照耀我的梦吧,让我在中秋节的梦里回我的故乡。

要没急事的,都一直等着老王来,把自己的那堆垃圾铲进斗车才离去。每天早上,集市干干净净地进入赶集人的视野。这样过了两三年,镇书记心头过意不去,几次主动找到老王,想给他点报酬,说条件随便提,没想到老王一口拒绝了。我曾问我在镇上当副镇长的表叔:“老王什么都不要,是不是‘疯’了?”“不准乱说!老王有三个子女,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工作。子女们多次要老王去他们身边享清福,可他脾气倔得很,非要在这儿的集市上打扫卫生,还说能干多久,就干多久。”我听了一阵愕然。

后来,我们家搬到县城。听小镇的熟人讲,老王在那个集市打扫卫生六年,身体不好后才走的。走时镇上动用了老王的领导和朋友的关系反复做工作,想给老王补助点钱。老王生气了,给自己单位领导打了声招呼后,在一个早上悄悄拎着行李走了。那时,我心中就想:老王真是“疯老头”!

待到我参加工作,其间有几年,耳边常听别人讲:哪个干部经常用公款吃得醉醺醺的,太不像话了;哪个办点事被折腾够了,后来托了关系,送了礼,才办妥了事;哪个老人摔倒,想扶的人要先用手机拍个照,才敢扶……在网上也看到类似事件的报道。我经常心中憋得慌,脑子里常常想起“疯老头”。

去年夏天,我和同事到县里的一些村社区访民情。我们随机走到一个村,一眼望去,田里饱满的谷穗正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敲了十多家农户的大门,没人在,门都没上锁。最后来到一个两层小楼前,我高声问:“有人吗?”“有人。”不远处田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边应答边往家里走。他一眼认出我是给他们讲过党课的人,非常热情地拿出家里的板凳请我们坐,并说自己刚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我奇怪地问:“这里的农户怎么大门不上锁?”“近年来村里风气好,治安好,大多数农户家平时都不上锁,有好几年了。”老书记言语中透露出得意和自豪。

我回家惊喜地给妻子讲起这个事,妻子却平静地对我说:“你out了,看看网上,留意身边,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农村每天都在发生,已经不新鲜了。”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起“疯老头”了。